全民玩汉字 激活大智慧

娱乐节目借“汉语牌”走红

本报记者 刘 菲

近日，在暑期五彩缤纷的电视节目中，几档文化类节目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大型填字竞技真人秀《我知道》第二季开始在四川卫视热播，2015《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也正在央视热播。这些节目不仅吸引了放假的学生们，也吸引了社会各个职业的人，形成了一道“全民玩汉字”的靓丽风景线。

以娱乐形式 行学习之实

将学习内容包装上娱乐外衣是这类节目的看点。比如，《我知道》使用电视真人秀的手法，海选每个行业内的填字游戏佼佼者进行意想不到的对决，家庭主妇对阵丈夫、奇葩学生对阵学术泰斗、医生对阵律师……在小小的填字格上营造出选秀节目紧张刺激的现场气氛，打造出一档全民互动、竞技的民众益智类节目。与大多数真人秀节目不同，《我知道》并不想做成“尖叫型”节目，而是“希望重建中文魅力”。

由中央电视台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从2013年创办以来，早已名声在外，拥有众多“粉丝”。各地中学生参赛，语言文化专家担任裁判和解说，央视著名播音员担任读词主考官，现场台上台下互动……这些新颖的形式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众多观众，成为一年一度国家级规模最大、水准最高、影响最广的文化娱乐赛事之一。没有噱头和哗众取宠，有的只是单纯汉字知识的比拼。选手与观众一起在游戏中学习知识、领略汉字之美。

任雪榕是首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参赛选手，来自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种田中学。她的家在贫困山区，家里生活并不富裕。但作为32支参赛队伍中唯一一个乡级中学代表队成员，她对于自己能够站在央视舞台上参赛十分自豪，她说：“我的理想就是好好学习，将来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游戏中加固 中华文化之根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游戏是劳作后的休息和消遣，是本身不带有任何目的性的一种行为活动。以游戏的形式传播文化、学习知识是《我知道》、《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电视节目老少咸宜被热捧的原因。

填字游戏比赛因为是在两横两纵以上的格局间展开，所以也被称为“格子里的文字游戏”。著名演员王刚是《我知道》第二季的导师之一，他认为，知识需要不断更新，他很愿意通过做导师来了解当下年轻人的所思所想所为。通过填字，串联起有关汉字和中华文化的相关知识，人们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达到学习的目的。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宗旨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在2014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期间，一个“焐热冰封汉字行动”开始实施，与电视上选手角逐同时，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拿着纸笔，认真地测试着自己的汉字知识底子。一个网友说，在众多电视节目中，很少有一个节目，能够让他一家三代人都感兴趣，一期不落地跟着看下去。

汉字是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表意文字，它对于中华文化的意义，除了是语言表达工具和文化留存载体外，还蕴含着中国哲学思想。民间对对联、猜字谜、猜灯谜、成语接龙等文字游戏形式和藏头诗、回环诗、宝塔诗等文学形式无不体现着汉字的巧妙。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趣闻和故事。明朝大学问家徐渭游西湖时，面对平湖秋月胜景，即席写下了一首七绝藏头诗：平湖一色万顷秋，湖光渺渺水长流。秋月圆圆世间少，月好四时最宜秋。其中就藏头“平湖秋月”4个字。

游戏不是儿童的专利，不同年龄的人都有游戏的需求。参与游戏的过程是轻松快乐、自觉自愿的。游戏是公平竞争，必须遵从一定规则。把游戏和学习知识联系在一起，效果必定事半功倍。

借现代手段 助推全民汉语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教师杨宏说，现在手机上有不少与汉字有关的小游戏，比如挑错别字、猜成语等，电脑上也有不少关于汉语的游戏软件，比如藏头诗生成器。《我知道》和《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电视节目以游戏的形式把汉字和汉语搬到荧屏，扩大了受众面，丰富了电视节目种类，引导人们关注日常生活中常常熟视无睹的汉字，探究和学习汉字形、音、义知识，这对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肯定是件好事。

其实只要形式得当，年轻人是乐于参与和学习的。有网友看了填字游戏比赛后说，想起了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规则很简单，先选出一个字，在不改变原字字形结构的基础上，添加笔画将其变成另外一个字，例如，“人”字加一笔可以变成“大”，“大”加一笔可以变成“犬”，“犬”加两笔可以变成“厌”……这样一直加下去，直到有人加不上来，变不出新字为止。

《我知道》节目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参与，设计了一款专属手游，在App内提供单机/联机对战模式，让用户在电视直播实时互动之外，还有机会和全球填字高手进行指尖上的巅峰对决。

填字游戏本是个舶来品，它在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后被发扬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悠久文化历史和汉字的独特魅力。比如，成语、古诗词、人名、地名中各类知识无所不包，特别适合开展猜谜、脑筋急转弯、联想、比喻等游戏。填字是智慧者的游戏，人们可以在填字的过程中巩固已有知识，发现知识欠缺，从参与中收获快乐，真正实现“娱乐中学习，玩耍中记忆。”

一个南美小伙的“中国梦”

陈维嘉

安睿来自南美洲的“赤道之国”厄瓜多尔，名叫帕布洛·安德烈斯，“安睿”是他的中文名字。他现在在其家乡昆卡市的一家汉语培训机构任教。他的梦想是在家乡创办一家汉语学校，成为一名优秀的汉语教师，让更多的厄瓜多尔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被汉语之美迷住

安睿小时候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父亲常年在外，几乎是由母亲一人把他抚养成人。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他12岁就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补贴家用。

19岁时，他得到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志愿者工作机会：为贫困家庭提供服务和帮助。工作期间，他很快跟英国志愿者学会了英语。这段经历促使他产生了再学一门外语的想法。他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早有耳闻，上大学后，安睿毫不犹豫地将汉语选为自己的必修课。

图为安睿（中）和他的学生们

安睿说，第一次接触汉语就被汉字之美迷住了。虽然汉语并不好学，但是在巨大的学习热情的推动下，他的进步非常快，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然而当学校里唯一的汉语老师离开昆卡后，他的汉语学习被迫中断了。为了继续学习汉语，他选择在社交网站上用汉语跟中国人交流，还搜索到“网上北语”的在线汉语课程。

在中国学习汉语

2012年，在国际互惠生组织的帮助下，安睿来到中国苏州市一个小镇——盛泽，在那里一边教英语，一边学汉语。

在盛泽的一年里，安睿每周有两天要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邻近的一所大学上汉语课。除了上课，他也抓住一切机会跟中国人练习说汉语。但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用汉语与人交流，要比安睿想象的困难得多。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当我看着‘好容易’和‘好不容易’ 这样的短语时，要弄明白它们的意思很不容易。” 那时，因为语言交流困难，安睿也曾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一场。可是，他并没有向困难妥协，反而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当一年的学习结束时，安睿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

追梦路上不停步

学汉语，为安睿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教汉语，让安睿有机会帮助更多的人打开汉语和中国文化之窗。回到昆卡，安睿在一家培训学校担任汉语教师。安睿说，眼前他要做的是坚持学汉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汉语教学能力。

2014年7月的一天，北京语言大学的古老师在脸谱网上告诉他，北京语言大学面向会说汉语的外国人推出了远程国际汉语教师培训项目，课程学习和考试都在网上进行。安睿觉得这个项目简直就是为他定制的，马上注册加入。入学后，安睿在这个学习平台上用汉语充满自信和感情地写道，“我想将中国文化和汉语传播给我的国家的朋友，我的梦想就是创办自己的汉语学校。这是我的‘中国梦’”。在学习过程中，他总是非常认真，并在平台上与中外同学主动交流、积极讨论，以期尽快实现他的“中国梦”。

今年4月，安睿的学生参加了一级和二级汉语水平考试，且都以高分通过。这也是昆卡第一次有学生通过汉语水平考试，这使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说这是他远程国际汉语教师培训项目学习成果的最好证明。

可爱的弟弟

汪 源（8岁）

在我8岁的时候有了弟弟。在医院第一眼看见弟弟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傻乎乎的，但是很可爱。

现在弟弟7个月了，长得很可爱。他的头圆圆的，鼻子很小，眼睛亮亮的。弟弟现在都可以陪我玩乐高了，但他不会像我那样搭乐高，而是玩我已经搭好了的。我把乐高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弟弟就把它们全部倒出来；我再把乐高放进盒子里，弟弟再把它们倒出来……

弟弟在我们逛街的时候经常哼哼或者小声地叫，似乎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喜欢逛街。弟弟的这一点我可不喜欢。有一次逛街的时候，他拉了一点大便之后就不停地哭，害得我和妈妈在大街上给弟弟换尿片，特别尴尬。

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非常高兴有了弟弟，并且盼着他快点长大，和我一起玩。

（寄自德国）

东方祺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陈笑雪

这个暑假，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一档大型互动节目《2015“汉语桥”我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再次助推了荧屏上的“汉语热”。节目中那个笑容温暖、待人真诚的“黑人哥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来自多哥的东方祺。

3年前，东方祺初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2013年，他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习工商管理。通过学习，他掌握了许多与专业相关的中文，但对于社会和生活领域的词汇则知之不多。

一次偶然的机会，东方祺报名参加了今年央视“汉语桥”节目。经过面试、访谈、爬长城比赛等层层选拔，他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唯一进入决赛的留学生选手。为了鼓励他走出校园，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接触语言和文化，老师们纷纷为他“开绿灯”。“我特别想感谢我的学校、老师和朋友们，是他们一路的支持才让我走到现在。”东方祺说。

不同于以往“汉语桥”比赛舞台答题的形式，此次节目更强调体验与互动，希望留学生选手们以陌生的视角，到当代中国的现场，到中国基层民众当中，了解最真实的中国。第一期节目就给东方祺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在中国贵州的大山深处，他们与茅草坪小学的孩子们度过了“亲密接触”的一段时光。与他结伴的孩子叫侯佳友，是个有些内敛害羞的小男孩。初次见面，孩子躲闪、哭泣、不愿交谈。通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东方祺用真诚获得了孩子的信任。在离开时，侯佳友主动问他：“那你什么时候再来？”

图为东方祺（右）和侯佳友

东方祺认为，对于外国人来说，会说汉语和会认汉字、写汉字是两码事，而且说汉语也要看是什么领域的汉语。因此，在学校里的系统学习和在社会活动中的交流学习二者缺一不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参加《2015“汉语桥”我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电视节目，给了东方祺一个感受社会脉搏跳动，感受社会真实温度的机会。他说，这一路上“与中国亲密接触”收获的知识与经验，将是他一生的宝贵财富。

各国学者研讨国际汉语教师培养

本报电 “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师培养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海内外教育机构的100余名学者共聚一堂，探究国际汉语教师培养课题。

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师培养论坛延续教师培养的核心主题，以“精细化培养”为核心词，更深入探讨国际汉语教师培养中的一系列问题，以适应国际汉语教学多样化对师资的不同需求，促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该论坛也从汉语教师培养这个侧面，反映出当今全球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几个趋势：一是汉语国际教育正在稳固根基、扎实推进，向纵深发展；二是国际汉语教师培养正在朝着“精细化培养”方向发展；三是对于国际汉语教师培养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具体。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孔子学院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探讨汉语国际教育如何做到“精细化培养”非常有必要，国际汉语教师培养和培训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精细化。

（马殊婷）

采杨梅

姚小舟（十三岁）

你吃过杨梅吗？杨梅是我很喜欢吃的一种水果。爸爸妈妈告诉我，杨梅是他们的老家苏州的特产，只在江南梅雨季节才有。

两年前的一个暑假，正是杨梅收获的季节，我回到了中国。一天，舅舅和舅妈告诉我，要带我去苏州的东山采杨梅，我很兴奋。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到了一座山下。

我们找了一个当地人带我们上山采杨梅。一路上，我看到了各种果树，有橘子树、枇杷树和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树。到了山顶，杨梅树出现在我们眼前。虽然我吃过杨梅，可从没见过杨梅树长什么样。我原以为杨梅树很高，其实它们大概只有一人高，一伸手就能采到杨梅。杨梅树的树枝很长，长着椭圆形的小绿叶，结出的杨梅像紫红色的小高尔夫球，很美丽。我跑过去顺手采了一颗鲜红的杨梅塞到嘴里，哎呀，好酸啊！我赶紧把杨梅吐了出来。舅舅告诉我，杨梅应该采紫色的，因为紫色的甜一点，鲜红的会酸得让你掉牙。我又采了一颗紫红色的杨梅，果然很甜。我采呀采呀，最后采了满满一筐杨梅。

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让爷爷奶奶品尝我亲手采的杨梅，他们直夸好吃。我听了很高兴。这个经历令我难忘，希望下次回老家再去东山采杨梅。（寄自美国）

在辅导中感受乐趣

何丽红

我是一个学中文孩子的妈妈。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女儿美冰在家学习《中华字经》的方法，并希望和其他海外学中文的华裔儿童家长交流一些在家帮助孩子学好中文的经验。

按照老师的要求，《中华字经》班的学生每周要学习32个新生字，这样才能达到快速识字的目的。可是对我们来讲，要认读这些字并不轻松。我尝试了以下几种方式：

在家里把这32个字去掉汉语拼音、按照书本格式抄写在白纸上。然后把它们贴在墙上，让孩子逐一认读，因为这样一来，孩子就不会只读汉语拼音而不认识汉字了。每一周写过的字就保存在文件夹里，可以重复使用，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让孩子复习一下。

虽然孩子的求知欲很强，可学习有时又是一件很枯燥的事。因此我们就想方设法使学习变得趣味。比如，把一些常用字打在搜索引擎上，寻找相应的图案。这样一来，不仅明白了字的意思，孩子也容易记得牢。这个方式是女儿最喜欢的，常常一玩起来就忘了时间。

同时，把《中华字经》中标出的最重要的一级、二级红字复印后分别剪下来，放在盒子里。复习时要求孩子把每一个汉字都读出来，碰到不会的字，就先放到一边，等复习完一遍后，再回过头来重点学习这些不会的字。

图为本文作者（左）和女儿

刚开始上中文学校时，女儿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也不会读。两年后，她已经会自己阅读中文小故事了。而作为家长，我在帮助孩子学中文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不少学习的乐趣。

（寄自荷兰）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